

异国相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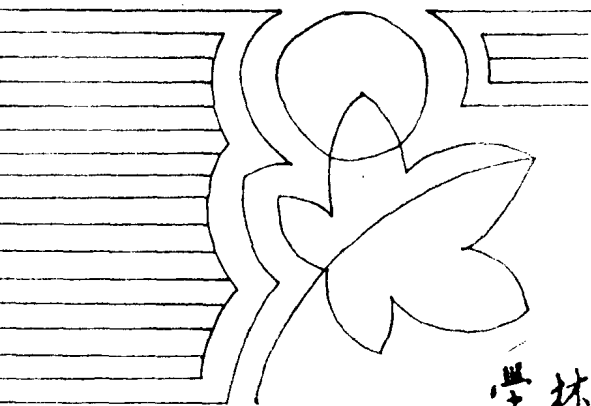
福庚



学林出版社

福庚

异国相思



学林出版社

异国相思

福 庚

学林出版社

特约编辑：郑成义

封面设计：陈明剑

异国相思

福 庚

学林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杭州西泠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9 插页3 字数220000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510-305-4/1·100

定价3.95元



内 容 提 要

你想探究一对年轻恋人——中国留学生和法国女郎同归中国，开拓事业，形影不离，却为何在晚年不得不忍痛分手，尝尽异国相思之苦吗？她回法国发生了一个离奇故事，竟和他留在祖国的遭遇产生“共振”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

你想倾听一位溺水而死的美丽少女诉说她的爱情悲剧么？还有改革大潮中各式人物不同寻常的生活和命运，他们的爱情纠葛以及有趣的心态……请看作者的自选集。

本书收录作者近十年的短篇小说九篇，中篇小说四部。作品大多以工厂生活为背景，思想敏锐，构思新颖，文笔优美生动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爱的悲歌.....	(1)
春的信息.....	(35)
野 薔 薇.....	(85)
异国相思.....	(159)
卞 大 姐.....	(197)
试 桩 记.....	(204)
大 爆 破 中.....	(217)
月 到 中 秋.....	(229)
眼泪是酸甜的.....	(240)
星 星 索.....	(247)
猎 场 风 波.....	(257)
精 神 支 柱.....	(267)
啊，无 影 灯.....	(277)

爱的悲歌

一、我死了

我死了。

当我一下推开木板，被卷进浑浊的波涛后，我还以为，凭自己在水中的位置和水性，问题不大，然而跟着几个浪头，便使我失去了知觉。两小时后，水泉穿着潜水衣来救我时，发现我两手紧紧攀住护坡的石缝，好象还在用力往上爬，其实已经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看来这完全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……

他来了，水泉穿着宽大的潜水衣，飞一样来了。由于任何东西在水下看来比水上大四分之一，他显得特别魁伟、英武，象个巨人，一下抱住我，浮出水面，仿佛夹了一段木头……

哦！我终于投入了他的怀抱，那么实在、温暖，那么令人陶醉……可惜我死了！我还没有到三十岁呀！特别是我终究未能得到他的爱。为了这，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，付出了多少代价呵！我死了。在整个社会历史生活中，是那么微不足道，回顾起来，生前又何必如此折腾自己呢？我真后悔。如果我能再活一次……

二、最辉煌的日子

三年前，我和姜水泉刚从水电技校出来，被分配到这座飞龙江水电建设工地，就碰上一场特大的春汛。那时我表现得出色呀！一下跳上只刚解缆的小船，使船身象拨浪鼓似地乱摇。记得水泉在岸边直叫唤：“当心！你不要命啦！”我理也不理他，掠掠头发，用手一指，便命令船娘驶往木笼围堰现场，参与抢救活动。心里可想，我命大着呢，初来乍到，不露两手让人看看还行？

船娘闷声不响，船摇得又快又稳，有时乘浪走，有时打迂回，有时迎头撞，都恰到好处。然而她开始并未引起我的注意，因为船还在江心，我虽双脚撑开，屹立不动，心里却害怕着！碧绿澄清的飞龙江，瞬间变得昏暗浑浊，气势汹汹，横卷着杂草、小树，荡平一个个沙丘，把河床里成千上万块石头，象赶羊群似地赶来赶去，不断在小船周围缠绕、碰撞，我差点喊出“救命”两个可羞的字来。然而跟着我有意无意地瞧了眼船娘，见她竟象没事人儿一般，只仿佛推着辆独轮车，慢悠悠地在黄土高原上赶路，不禁火从心头起。她长得那么平常，犹似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个，虽然肤色通红，但有点“风干”味道，显得十分老相，看来至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（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只比我大三岁，比水泉大两岁，还是位待嫁的姑娘）。可无论如何，这样的人怎能在洪水面前如此镇静？她凭啥比我强呢！她还怕我跌倒，竟劝说我：“同志，你坐下吧，感觉可能会好点。”哼！浅滩上看人——水平低！我从来，也就是一贯全面自我感觉良好，要你来瞎唠叨啥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两步上前，便要抓橹柄，边抓边说：“我帮你摇！”但一个浪头，竟使我朝她扑过去，差点把她推下

了江心。她闪身躲过我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才让我勉强站住，可小船停橹以后，立即被卷入浪的漩涡，开始象摇篮般晃动起来。她厉声向我喝道：“请你——坐下！”忙去扳橹，橹柄却已经被打断了。

幸亏工区副主任周玉峰乘坐一条机船过来，救起了我们。他训斥船娘道：“梅君！你怎么搞的，差点出大事故！惊吓了人家城里来的漂亮姑娘。”

梅君？想不到这粗粗拉拉的船娘，倒叫了个文雅名字。我对她有些抱歉，可我怎能表现出来？赶紧转向周副主任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随即学着许多书上描写的英雄豪杰那样，急切地问：“围堰怎么样啦？”

周副主任好奇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很好，放心吧！”全船人不由把目光都向我集中过来，有惊异，有赞佩；连梅君刚为我受过斥责，有点不高兴地埋头整理着什么，也忽地抬头看看我，目光里流露出和悦的善意。

于是，一场惊吓顿时付之东流，我感到了极大的快慰。谁说文章起头难？这个头随便起来，就起得挺好么！跟着来的日子，更是顺风顺水。在几百人的围堰工区，我成了最最最引人注意的目标。原来工地上姑娘就少，何况我又是长得那么帅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身材有身材！我那白净光洁的皮肤，从小便受到宠爱，父母叫我洋娃娃，几乎是衔在口里养大的，吃东西由我挑，只要我高兴，爱摔什么就摔什么，需要什么尽量满足，使我变得任性、骄横。在学校里也是出类拔萃，走到哪儿都受欢迎，起了个外名叫“白牡丹”。同学们说，中国不兴选美，要不，我准能当皇后！可不是，下工地以来，虽然经过江风、烈日的加工，仍雪白如玉，只是透出一股股红，更显得娇嫩，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健美。人们于是叫我“红牡丹”了。熟悉我的同学还戏赞我为“不锈钢”，意思是我的美不管在什么环境、条件下，都一点不变……

我无论上啥地方，后边总有甩不掉的尾巴；往哪儿一站，周围马上形成了包围圈；甭管办什么事情，帮忙的人争先恐后！约会的电话、放肆的挑逗和写得粗俗不堪的情书源源不断，使我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，谁也不屑于理睬！挺有趣的是那位周副主任，他也来凑热闹。一次在木笼围堰边，竟用他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一把拉住我：“还是让我们象围堰一样合龙吧！”使我浑身不自在。这位副主任虽然长得五大三粗，但粗俗有余，英俊不足。他是老潜水，本事不错，命运更佳，在象山石浦镇打捞中，无意打捞起一块柚木船底，据考证，它是慈禧太后时中日甲午战争中被击沉的战船。柚木系进口货，不会腐烂，这下他不失时机地做文章啦，又是让记者采访，又是上电视，吹得神乎其神。他至今还留着一小块木疙瘩，放在玻璃盒子里，经常向客人介绍，以致于特别受到重视。他对工人群众倒没架子，下象棋、打扑克，不计输赢，十分随和；可对跟他有竞争能力的人，却心狠手辣……这样的人同我鸡皮、鹅皮怎么贴得拢呢？不过，从这看出，我已经成为围堰工区的一号种子无疑。但也有例外——水泉对我毫无意思！虽然见面时他很热情，还经常与我说说笑笑，然而这不正是普通同学、同事间的正常交往吗？真正岂有此理！打从学校开始，我便悄悄注意起他，他那高大英俊的容貌和憨厚质朴的性格，是多么和谐的对立统一！我曾处处设法引起他的重视，他却总象孩子那么不懂事，感情纯得似蒸馏水一般。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地方，对他来说，也象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。下工地不久，他便把整个身心倾注到潜水工作中去，一有空闲，就缠着老潜工教他下水。另外，对管理体制的改革也钻得津津有味。难道他想当官向上爬？不象。那末，这是他引诱我的别一种方式么？荒唐！然而……沉默的太阳呵，你却燃烧起我更大的热情。我要跟踪你的每个思想、每个生活细节，一言一动，心中的每条阴影，感情的每个起伏，每道褶皱……

三、感情啊，可恼的感情

有人说，悲剧常常来自于不应有的好奇心。可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，以至带来不尽的烦恼……

那天我到潜水现场联系工作，发现他又在水下跟喷泥枪搏斗了四小时，心里老大不高兴——堂堂技术员，有这个必要么？

他汗流浹背地上来，打开帽子，便喊：“水！水！”

我却故意问：“喷泥的成绩怎么样？”

他一边贪婪地喝着潜水师傅送来的水，一边坦率地说：“不行。喷泥枪一开动，十个大气压力压得它乱蹦乱跳，象条强龙！”

长根师傅笑着提醒：“你要控制好自身的呼吸气，就能反过来控制好这条强龙。”

水泉捧着巴斗大的铜帽子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懂得这个道理。可是一戴上这顶帽子，只听‘庇！庇’地直往里打气，我感到‘轰！轰！轰！……’乱响，学得一清二楚的道理全忘啦。真是糊涂帽子！”

“哄——！”大家都被他逗乐了。

我却一点也不笑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工区技术科马上就要开会。”

“好嘞！”他在潜水小伙子的帮助下，蹦一下跳出潜水衣，脱下几层球衣裤，打赤膊叫道：“来一把黄沙！”小伙子们随即抓起几把湿黄沙，在他厚实、板结的背上一阵搓揉，“嚓嚓嚓嚓！”跟着几大桶清澈的江水“哗哗”一浇，再用干毛巾擦过，他的皮肤简直象发光的漆器一般，鼓鼓实实，洋溢着男性的魅力。多可惜呀，一表人才，这样不珍惜自己的身份……

船娘梅君这当口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及时地向他递过衣服，

说：“小心着凉，现在还没有进伏天哩。”

水泉感谢地向她点点头，这使我心中又一阵不舒服。回工区的路上，我教训他道：“你不应该老下水嘛，我们的技术工作主要在水上，至于水下，听听汇报也够了。”水泉却道：“人人都有个爱好，我爱潜水呐。”跟着就眉飞色舞地讲述起来——

“水下可真有意思！从下边往上看，飞龙江面就象一层浮动的薄玻璃罩；从上边往下看，更是一片水晶世界。形形色色的石头，各种各样的鱼……它们还都有发光器，能发出莹光诱捕生物，迷惑、吓唬敌人。昏暗的江底闪烁着红的、蓝的、绿的光点，赛过节日的焰火……嗨！……”

这些噜噜嗦嗦的形容，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，可他的说话神态却那么迷人。象往常一样，发音迅捷、利索，一句紧跟着一句，一句等不及一句，字字句句都火烫火烫，更加燃起了我的炽热感情。他那什么也不在乎的豪迈气质，多富于征服力呵！再配上笔挺的鼻梁，浑圆的鼻尖，明亮的眼睛和微阔的嘴唇，宽宽的双眼皮相映衬，使人感到可亲、可……爱……哦！我的心灵又一次被震撼了！从学校到工地，只有他才具备资格和我相配啊！虽然有些性格爱好不大一样，但可以慢慢调整嘛……

这难道是老天对我的惩罚？我着力注意的竟是一个对我并不介意的人。据说初恋最最令人难忘和思念，虽然只是单恋！但第一个扰乱我纯净的心湖的，恰恰是他呀！我逐步发现，他仿佛才干装满了口袋，鼓鼓囊囊，细心人一眼便能看见。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大脑壳里，犹似划分成许多格子，每一格都装有精密仪器。他对事物能从各个角度考虑，目光似看人又不看人；偶尔眉宇间露出一丝笑意，从上嘴唇掠过，瞬息不见——这便是想得有些入门了的标志。然而，就象对他自身的价值毫不在乎一样，他对男女间的事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？我经常变着法儿骂他：“你是万宝全书缺只角！”这只角便是爱情。

我忍不住要抨击、驳斥他的每一言行，在科室会议上，在平时闲谈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怕他会从各只角想，我就扳你一只角！有天他对潜水队清理河床的质量和速度不满意，发牢骚说：“关系网害死人！这些青年潜水工，全凭关系钻进来，看中一天一元的营养补贴，以为下飞龙江象进职工浴室洗澡那么容易。”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，可是却说：“关系网不能一概否定嘛。马克思还说，人是关系的总和。不靠关系，你怎么能从农村给抽调上来，进水电技校？”

他看看我，象往常一样莫名其妙：我为啥老爱跟他抬杠？但并不示弱，说：“我从农村抽调上来，确实借用了关系网，可又不一样。当时知青上调，全靠请客送礼找关系，我们家无人可找，无礼可送，‘一穷二白’怎么办？我便想了个法子，天天黄昏坐在大队党支书家附近，见有知青或知青的家属、关系户来送礼，便暗暗记在心里，一年以后要抽人了，我找到书记家，说：

‘好书记暖，我们家穷，这一、两年没送礼，实在抱歉，不过别人家送的也够多了。您说是吗？’随手交给他一份清单，‘这是复印件，请您过目。看我多关心您老人家，您老可莫忘了我呀。’书记一看清单吓坏了，摸不清我作了哪些调查研究，当年就将我‘送瘟神’……哈哈！”

他这番话又把全科室的人逗笑了。他说话就有这种吸引力，常能让你发笑，笑后还要想一想，因为在他那随口说来的笑话里，往往蕴藏着较深的含意。然而我还是咬紧牙关，说：“你这样做不怎的！”

他愕然地望着我，说：“我……实在也——出于无奈。我们家穷……”

“你以为送礼的人家就富吗？有多少人家为子女借债、卖东西，你倒好，不劳而获！”

他脸涨得通红，不服气地辩道：“我花掉一年多时间，怎么

是不劳而获呢？我并没想着比人家先走，我……”

他简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。同志们开始准备拉劝，生怕我们进一步冲突起来；我却一昂头，带着胜利的微笑扬长而去——谁让你不注意、不追求我来？至少得叫你多看我几眼，多从各只角度想想我，为啥总要和你站对立面，过不去……

然而晚上躺在床上，仔细回顾起来，我又十分后悔，感觉最近的做法不对头，内心产生了一股歉意。人家没想到要爱自己，实际上有何过错，恋爱自由嘛！他在农村的行为，也确实无可奈何，为啥要那么损他？水泉可能读书心切，就这样干了，如今他好新鲜，对潜水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想乘年轻力壮多掌握一门劳动技术，顾不上谈情说爱，更无可指责——这对我们确定水下数据也有利嘛！我呀，真是“多心计”的人，感情总控制不住，而且越控制越糟……感情啊，可恼的感情！人为啥要有你呢？有了你就有烦恼。当然如果感情上一旦满足，又会获得任何事物也比不上的甜蜜。唉！烦恼的甜蜜，甜蜜的烦恼啊，你使我心情繁复，坐卧不安；在水泉身上我究竟能不能……至少应该上他的宿舍进行道歉。是不是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，我倒不相信，凭我的条件……

四、伤心的游戏

如果我一生中有什么错误可言，那么，今晚去找水泉，便是最大的错误了。

这是一个灯火迷朦、湿淋淋的初夏之夜，工地上的灯火五彩缤纷，一起闪光。我决心改变平时见他脸上总挂着惊叹号的缺陷，一路哼着轻松的流行歌曲，培养欢快情绪。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成为我和他关系变化的转折点。

快接近水泉宿舍的窗口，我便呆住了。船娘梅君竟和他对坐

着，在学习什么，好象梅君夸他知识丰富，定是从小刻苦学习的结果。水泉嘿嘿笑道：“我小时才顽皮呢，上课躲在外边，用弹弓打教室玻璃。即使坐在位子上，也不安心，专门做小动作；或者乱插话，打断老师的思路，出出洋相。接近期终考试时，班主任家访来啦，对我父母说，你儿子完了，今年准备留级。我在房外窗口听到，便顿时下了狠心偷偷地温习功课，期终考试拿了个第一，把班主任和老师、同学们弄得目瞪口呆。说来也怪，从那以后，我却慢慢真的爱读起书来。不过真正懂得知识的重要，还在下乡‘修地球’以后。这可能是物极必反吧。”

梅君爽朗地笑了。

多融洽的气氛，多美妙的夜读哇！一股妒火开始在我胸中燃烧。我忍不住敲敲关闭的窗户，然后大摇大摆地推门进去，被一股强烈的蚊香味熏得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窗门紧闭呢？怕伤风感冒吗？”声音显然带着酸味。

水泉慌忙解释：“主要是怕蚊子。”

“那还有次要罗！”

“雪雁同志说笑话呢。”梅君居然涨红脸，朝我妩媚地一笑。

嘿！水鸭子要跟凤凰比高低啦！我故意一掠乌黑的头发，以最佳姿态坐下来，瞥了眼课本。竟是高中语文，不由一惊，问：

“你看得懂这？”

她微低头答：“勉强。所以要请教老师。”

水泉忙帮她说话道：“梅君可是高中毕业生，过去的政策限制了她的考大学，如今她想念函授。”

“嗨！了不起！”我讽刺地说，“梅君，过去的政策怎么会限制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基本群众——船娘呀？”

“咳！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！”她看看表，竟合起书来想走了。看来她有一段隐情不愿吐露。其实我也不感兴趣。

水泉又为她说话了：“梅君的身世挺曲折的，我以后慢慢告诉你吧。雪雁，你来得正好，三个人打扑克怎么样？”说着便拿出打烂了的老K牌。

象棋、扑克、老酒、香烟，是山沟沟里人们的唯一娱乐，也是“四害”。我摇摇头，忽然心生一计，说：“梅君不忙走嘛，三个人玩玩也好。不过打扑克挺乏味的，既然梅君的语文程度不错，我们做点文字游戏怎么样？”

梅君连连摇头：“我不行。”

水泉倒满有兴趣，问：“内容呢？”

我答：“我出一个题目，大家就这抒情，要富于哲理思想。”

梅君又推说：“我真不行。”

我可不客气罗：“来吧，未来的大学生！我的第一个题目，是‘小白花’。”

我让梅君先说，梅君不肯。又是水泉，这家伙老向着她，说：“还是请雪雁先示范一下。”好！示范就示范。我说：“人们都喜欢大红花，因为她象征着光荣、显耀；我呵，偏爱小白花，独有它和我分担忧伤。”

梅君叫道：“好！”她望望水泉。

水泉随即念了他作的：“小白花呀，你在风雨里不改颜，你在黑暗中不变色。”

我赞许地点点头——这家伙是有才，什么也难不倒他，虽然他未必懂得我那“小白花”的含意。可是我们的船娘呢？这下你可要翻船啦！你以为向我叫好，便能使我轻轻放过你么？办不到！我半只脸朝他：“那你快说。”

梅君沉吟了一会，怯生生地道：“小白花，你好就好在平淡无奇，却给人以欣喜。”

嘿，居然被她答出来了，而且答得……还不坏。水泉兴奋得